

柯

山

集

集

柯山集卷四十三

傳

任青傳

宋

張

耒

撰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為盜以智數雄其黨有聲羣盜中然青為盜不多殺害為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值數萬錢僧愛之所以圍備之甚固盜數取之不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為君壽不能得君妄得名也青笑謝少年

辭不能少年固強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
雖然願以是爲戲卒事請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
懷刀超其垣入僧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卽
解刀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跑者久之僧聞使童
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卽語鎖齧驢足流血矣僧卽
取鑰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卽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
至少年所一座大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爲戲
願勿罪也其多智數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數發吏捕
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卽自詣壽春詔以補卒

太守使捕部中盜往輒得境爲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
得尤賊詔授官至右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
聚黨抄掠傷吏士朝廷選青爲伊陽巡檢五年盜劫伊
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予因見之青長六尺餘慷慨
敢勇持刀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一時往返然貌恂恂
謙恭事士大夫甚謹惟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
潔御下有恩其語捕盜甚有方畧云先是朝廷興師取
靈州陝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徒從大將高遵裕軍出塞
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疾驅入塞察數危

窘矣青衛之夜則被甲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
賴以全者青之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爲盜賊後乃折
節士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道爲
善猶不失爲士况終始于善者哉然青才有過人者彼
雖爲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
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
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

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疏通而
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
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
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鋸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
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
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幸之滅亦大矣然
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
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
皆相謂曰是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

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嘗齋戒自被除
而每召夫人有所遊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攜抱夫
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
作秋風祠婦未央坐温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
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卿矣明年夏果復召夫
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
選于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
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
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

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贊

達磨真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葉生風鼓動羣有遂
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得要世間凝然一味
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

有序

紫君者予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滑
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彼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腹心清虛而表甚粲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得之黃岡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與汝歸侶我簞瓢不願同雕幾以寵強國惟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杖平有知母我獻嘲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

有序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爲道者樂居之又爲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有而獨所謂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補道士溫

信之謂二書皆衆真之格言拯下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錢于旁郡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及此乎紹聖戊寅歲予謫官齊安見信之有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也求于紀之爲之贊曰

上真高居憫下民兮導以格言出苦淪兮昔亡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溫兮疇嘉爾心有至神兮報之

以福名不泯兮

衛靈公贊

有序

昔衛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退
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致尸牖
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父之義靈
公愕然引咎在已命改殯于客之位進蘧黜瑕
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兩耳洞
然聞與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肯旣死愧其僵尸

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
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徐翁真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睿知守以愚
微妙元通不可識

銘

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井焉其味甘冽故
駕部郎中黃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汲而異之問

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卽其地也公曰地名勝母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窀穸之事而遇斯泉吉孰勝焉遂葬諸泉上而公益以孝弟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也人以是泉爲祥而以公家敦睦爲法式昔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裹其珠璣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獨不

發于泉乎蓋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徇其名夫柏人者以爲迫于人也邪蒿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之所以去人者彼皆非歟公旣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孝弟世相守也守孝弟者天必豐之以福吾以是知黃氏之太未可量也敢請銘之銘

曰

孝乎惟孝兮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兮實天所啟啟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餼以饁我銘其泉兮

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雍雍濟濟咨爾後人兮勿忘周禮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吾騁兮吾固在定孰謂吾寂皆作皆應是中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偈

求畫觀音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方如日月

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養知人知飽必敬穀我于往劫曾承事今世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佛身如影于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評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爲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喪亂宜不暇

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橫口血刃
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
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
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于富貴者其字
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
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
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至
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斷
簡人間藏以爲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

爲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爲世所寶而
荔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闈仙之徒皆以
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
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
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
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
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

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
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
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
道無取也

案雞聲茅店月一聯乃溫飛卿詩柳塘
春水漫一聯乃嚴維詩此誤屬郊島

臣錢開仕恭校

柯山集卷四十四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宋

未

撰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
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鴛昏闖茸鮮有
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
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
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

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

所能究也哉。

書宋齊邱化書

齊邱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

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
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
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鷓
鴒白鷺邇迤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
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
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
以死予爲誌其墓而平生事爲之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
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
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
每飲必有絲竹童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
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
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

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
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
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皆見作香字魚未爲
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
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未以丙戌

歲仲冬自黃之穎過盱眙少留子師出子瞻文始獲見
焉于是蘇公之下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
二日書

跋唐太宗書目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
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
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
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傑邁秀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
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

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十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真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爲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害大矣惟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豫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爲也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其用心爲術非儷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

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藥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爲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子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城蓋屬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爲竹盡得與可之法獨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克一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買生

予嘗病世士少而學荒於遨嬉壯而立巽於嗜欲老而成累於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醇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毫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爲譙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貌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

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撫事皆慨然自託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少日知已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毫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公得予書甚喜也謂予曰我與子皆泝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予舟無挽兵

爲予求之甚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子至永城常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爲旬日會也公遂行後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令寓書于公六年予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卒爲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夢得自言嘗爲公舉亦欲爲文以祭謂予有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予謁見于咸平知公已葬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當書所爲文一弔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之

文矣

書小山

中峰承天石左峰天鼓石右峰天冠石雲幢雨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上有石如人俛而白事曰仙報石承天石天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峰之報曰恭受石予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偉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拳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足多哉客曰山

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應之曰有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盡王宮侯第疊石爲山亦多矣經構裨補盡人之巧然攢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糞壤一間山水之態雖環奇偉麗而縱橫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

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乃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乃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者昔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

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
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
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且取天下之榮辱
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脅亂無所取
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
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
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
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
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

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
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
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
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
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
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司馬標事

司馬標陝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關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窻一陣黃昏雨歌闋而法標因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標竟卒于官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

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是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亦怒弗見梁使者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曲請於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是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則

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耳

臣錢開仕恭校

柯山集卷四十五

宋

張

耒

撰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遊名山至王屋山樂之不忍去構草堂居燕真人巖前王屋多栗椹蕪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收給食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室希莊初不甚怪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為從傍倣之希莊大怪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取猴矢

懸而擊之試用猴爲去希莊獨喜居數日有大猴異甚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倣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爲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甚類人問麻籠山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聞舍傍百物有聲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跡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瘖疾數歲方愈濮陽杜毅言嘗主薄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玉如鏡者毅

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予嘗以此事語洛人楊國寶應之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頑然無聞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道士也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足怪哉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旣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

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茶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茶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茶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茶然也坐告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爲

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旣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于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謂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

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憊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較之以命捍而不聽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鷲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如建瓴流瀉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瘡嘗一快矣自

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瘡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之爲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末

也旁視而憊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夫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其快于尋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與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爲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巧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嗚呼使誠身強而水年邪則雖樵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顧爵位車服衣食室廬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旣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

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予知生之方既試矣于是爲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爲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實事也

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
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
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
信矣夫能勇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

則已有則必此流爲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裔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

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東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賣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土黎樹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

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害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

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臣之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時字說後

蘇公旣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閒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者歟

記行色詩

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
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
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
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
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
名聞中外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旣載在天下而著書
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
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

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爲奉議郎潘公詩一卷備正書行草
數體予再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假此書于奉議之子
大臨以爲書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魯將之官書出所假
潘氏諸書歸之獨此一卷令男拒納之篋中予與邠老
皆蘇學士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
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爲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爲剛者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于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者爲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公行已可謂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爲剛者必仁之論則孫君可知矣其子思厲操履文詞絕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予言其信

題賈長卿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

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攷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于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纔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二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臨歿自爲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閒帖

予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閒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爲高閒之書如此則韓序

乃寶錄矣後子官祕書且十年凡祕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閒書絕未嘗見豈閒自重其藝不妄為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裒石本真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

臣那彥成恭校

柯山集卷四十六

宋

張

秉

巽

書簡

答汪信民書

某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便人患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某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者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

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于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論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上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旣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

與魯直書

某再拜學士足下僕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藉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蘓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蘓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間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蘓公以文章得罪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蘓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

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揜抑而莫敢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滅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闕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揜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也故僕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僕爲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然者僕之區區所以不能得見

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以其慎而

某

案此下有脫文

某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隕涕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

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某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遊
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
不在我足下與某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
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安
以某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
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亦不敢
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
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蝌蚪
鳥迹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

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
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謂而設也知理者
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
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
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
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者
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
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
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

于口無一可愜况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適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

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搏摭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志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

知也某自卯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己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旣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

逼迫之情憔悴萎茶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
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
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
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蕩重山複嶺猿猩獠繼之出入
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
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
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燠脫憂危而解逼
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
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于貧賤阨窮者其素于其

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于有聞而
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
責小則詰問凌侮待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
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
哉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
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旣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
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
慰于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
生之區區旣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

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
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
所得某之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
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
矣某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
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
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
興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某自
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幾六十卷以

辱左右伏惟聞暇而賜觀焉則某之精誠雖欲毫髮自
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
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
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
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
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
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

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聞于其前儉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曼曼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

爲義疚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道之途以爲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邱得在使部聞公之

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且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拔于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丞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事而丞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

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某姓名而竊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知之也某之羈窮困辱于世久矣逢之者不問愬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某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哉某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手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

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略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瘖不敢較出而坐曹禱以求免歸而對案嘆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上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

世之仕者有如某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其聞某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于人惟其所欲徼俸于得位而求祿止于爲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已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某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忤于進退之分則有罪矣惟某之不才所志止于爲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執事片言之勞而某之賜足矣干冒臺

林山集
卷之五
嚴死罪死罪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甚可嘆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粵臺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覓官累干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沾沾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脫貧者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顧坐鈍弱不能耳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

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爲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旣也歎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略測足下之好惡矣胸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玩而藏之斯可矣似非求售之道惟以時自重不宣

答杜鋒書

某啓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陳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宜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

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之言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

不敢不盡

再答杜鋒書

承諭豐豐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于餘歲歷數
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
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
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
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
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
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
之大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深矣哉屈狐庸曰季子守
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
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
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
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
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
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
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

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攷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叙年與諸國一槩者攷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卽位年數略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卽位之年無從爲

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卽位年數年旣可攷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旣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旣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攷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爲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

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
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
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罪無所逃
此其意有何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
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于史之名似不順
爾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氏書有後漢事范氏書
亦有前漢事未以爲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
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爲秦漢
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

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爲兄立諡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卽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旣有
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諡固善但古者賤不誅貴幼不
誅長誅與諡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
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
以相爲立諡耶古之私諡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諡
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諡以貞曜然後世讀通所著書
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于

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孟顏閔不聞有諡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諡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諡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諡不能使欺者傳無諡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德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議而公諡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謂弟不私其兄哉旣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弁與其實而敗

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谷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卽當下筆僭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刻意書史是望未致司理三哥

臣蔡共武恭校

柯山集卷四十七

敢

答林學士啟

宋

張

耒

撰

伏審光膺宸綽進直蘭臺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于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為一世之所尚蓋學問為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士所知祿薄而意則其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

而脫略等夷赤尉均稱于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貴之而況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爲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于家庭經濟冠于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疑竇立解已登進于卿棘復入直于道山豈專是正之功實示超騰之漸某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牆嘗備官屬當趨風于未坐乃首贊于長牋爲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驚輝光于貧屋永爲好也何日

忘之

代人謝及第啟

困瑕疵于指玉獻已過三收奔敗以誓師戰猶借一僅能無辱豈足言勞伏念某受才樛疎趨世迂濶拙無他技幼刻意于藝文家有遺風世知名于科級童子習雕蟲之技已屢試于鄉邦專門尚經術之科嘗再遊于禮部一行作吏終日坐曹几硯已積千埃塵詩書錯陳于朱墨人耳人耳頗羞請鑄之金時哉時哉思樂無求之雉屬大明之繼統仰衆正之來同恥窮有道之邦願列

思皇之士隨衆碌碌僅乃有成半世遑遑所得如此惟其無似已合知榮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太平設張治具收才能于無間本選舉于至公刈楚旁及于艾蕭濬川下通于溝澮羞愧平津之策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

潤州謝執政啟

此者伏奉告命除直龍圖閣知潤州軍事已于閏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交割訖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爲在天而况修

詞蹇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濶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寔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羈旅一介憔悴餘生困筆楚者十年道饑寒於斗祿仕已成于漫浪意何有于功名始誤寘于成均復進升于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遊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學儒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駑馬自竭驥歷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

庶工直罇蒙鏐疾者未嘗遽廢大矣小桷施之各以其
宜致此枵虛未卽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
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沈痼之有
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錢內翰啟

伏承內翰侍讀四丈罷直內閣升華禁林解天府之浩
繁侍經帷之清燕雖衆望所屬理固當然而成命旣行
士以相賀伏以學士號爲職親地要實儒者之至榮訓
辭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爲充選設官雖專于書詔儲

才常用于鈞衡被選益艱因人增重雖從容入侍獨高
太白樂天之詞華而論議經邦復重德裕敬輿之術業
苟擅一長于此皆爲稱職之才洪惟本朝繼有碩望方
當聖主之圖任果見異人之來儀伏惟某官學總百家
才高一世經守韋平之學世登晁董之科無施不長所
治皆最批竇蹈窾在庖丁如無牛越國過都子騏驎爲
歷塊隱然公輔之望久矣中外所期俄聞異恩大慰衆
論謀謨黼座何慙天子私人顧瞻玉堂應歎吾家舊物
卽膺大拜用究遠圖某每愧庸虛素承知獎其爲欣快

實倍等倫嘆白髮之侵陵望青雲于寥廓歲事已晏德履多祥更冀保頤下副祝願

宣州謝兩府啟

此者法當易地恩使造庭方奔命于半途遽分符于便郡地未殊于南北舟楫相通惠方切于困窮廩祿有繼雖微幸出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粗知風俗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元臣道德致君議論垂世器衆材而無棄慮一物之遺遺遂令罔功每輒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聲道德在人有顏真卿之政

事登高舊賦稱謝元暉之文章某素乏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歎之聲自緣聖治家受飽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冒昧而已歲事云宴幾政多間伏乞俯爲華夷精調寢味

賀錢都尉啟

伏承光膺綸綍雄領節旌遠俗知榮侯藩增重其爲僚屬益倍歡愉伏以懿親建邦粵古今典惟盛朝尚王姬之貴在一時皆妙選之才旣內奉朝請而爲國華亦外假風聲而持將鉞屈天姻之華貴尉南服之荒遐民社

有光江山增氣恭惟某官朝推令德世有美名夙以才猷膺茲選擢忠孝著甲昔受大賚之王封簪笏滿門今爲五世之卿族聞望卓爾寵祿從之雖仰青雲之絕塵亦受靈河之餘潤優游美望素欽武子之才豪留務不煩久服征南之恩信歲事已宴賢履有休更冀保調以綏戩穀

謝鮑承務啟

伏審光臨民社寅布教條德庇所臨愚陋知免竊惟漢唐之盛惟以守令爲難或由郎而出宰邱民或歷縣而

入官華省謂將責之經世莫若試之臨人恭惟聖朝亦重茲選凡膺民社之寄莫非慈惠之師伏惟某官炳蔚多文淵源博學行已信于鄉里名久播于搢紳素懷製錦之良能方展割雞之利用略據素業均惠遠民牒訴雖繁敦本可使無訟鰥寡未又有政爲善養人雖君子之徽猷蓋高才之餘事况復江山清遠民物阜安獄訟多餘樽俎可樂莫陪談笑徒竊傾駟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廣德知軍啟

伏以星回于天既發春而獻歲帝出乎震方去故而就
新天時于是更端賢者受其介福伏惟某官風猷強敏
道義深純度越衆人獨立一世烏臺彈擊穀千鈞之弩
而發機山郡剗裁持屠牛之刀而破蝨惟其道用煥然
日新俯同世人仰受天福

謝建平知縣啟

茲者過沐殊私特貽盛禮一日之長託末契之光華通
家之歡傷前人之零落俛跪之際感喜交并伏惟某官
文學承家吏能絕俗一見許論于家世並遊遂列于弟

元昔日桑弧交慶兩家之生子相逢樽酒共驚五十之
幾年敢不傳義好于子孫謹銘藏于肺腑過此以往未
知所裁

賀太平知州啟

伏承輟講經帷剖符江國餘光所芘弱植知安伏惟某
官奧學造微高行絕衆赫奕家世照臨遠方清淨道心
消鎮浮俗遙想公餘之多暇未妨禪觀之無爲出入起
居輕利安穩某夙懷問道幸託爲鄰惟仁人志常在民
自今日請學爲政雖相聞雞犬實一葦可航之川而坐

困簡書有其人甚遠之歎顧茲傾素曷罄敷陳

上黃州郡守楊懷寶啟

某愚暗觸禁憎不自知仁聖至明罰惟當罪雖從黜責
尚得依歸平生京洛之遊交情有素千里江山之別老
境已侵豈知投竄之餘忽有笑談之便淋漓醉舞坐沉
痼而少衰慷慨悲歌撫壯心而猶在靜言思咎亦旣戒
行忽忘跋履之勤喜遂瞻依之素伏惟某官天資拔俗
國器冠時利刃吹毛長劔耿介倚天外高標絕衆野鶴
昂藏在雞羣擅風流獨步之名有雍容甚都之觀左挽

繁弱邁越石之奇一割牛心兼武子之逸蓋嘗奉使諸
部固已著迹本朝賦吳郡之溪山醉金陵之風月遺愛
猶在陳迹可尋屈臨方州實幸遠俗某去國流浪多病
變衰流水高山知者益寡附輿執轡今也則亡雖無聊
遠竄之可憐得相逢一笑而何恨私用自賀夫復何言
春序正暄更新保衛

賀潘奉議致仕啟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卽里閭已私知止之
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

在于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小試多
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顧瞻
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
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
喬木追計宦遊之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
從三徑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奧學淵源懿行
金玉久栖遲于末路遂高退于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
在某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答楊州司法謝薦啟

式懋才猷顯膺褒薦過敦謙德躬贊高文兢懼靡遑珍
藏爲好竊以長史薦士蓋遵著令之文小官求知將應
有司之格然在下者常艱于際可居上者亦歎于才難
苟蒙特達之知亦謂非常之會伏惟某官溫恭飭已道
德承家老成之典刑具存正始之風流猶在青衫手版
共歎棘棲之鸞命衰貂冠茲爲鴻漸之翼深旣感愧又
切頌祈

疏

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末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種父子
視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爲凡曰有神靡不致禱豈
薄莫能感格抑民災未易祓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
兮畏日恭惟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疎等加
悲憫護衆生如赤子觀此世如掌中則夫鬱興大雲普
降甘雨宜翹足可待實伸臂之勞其在神通蓋甚容易
眷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爲期時或有愆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雖于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憫一切諸有

情頃以旱災輒伸誠禱卽時感達應念雨來變饑饉爲
豐穰易煩惱爲歡喜願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
艱願眞乘之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臣那彥成恭校

柯山集卷四十八

宋

張

秉

撰

祝文

祭社文

某受命于朝來守此土宣上之德以保有民社惟神之
功百世通祀幸得以時躬薦牲幣徼福于民莅事之始
敢敬致告惟神鑒之

祭稷文

惟神之功立我烝民有邰之君實與周室萬世通祀光

配無極某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時奉祭牲幣有秩蒞
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鑒之永錫斯祉

祭文宣王文

惟吾聖師生于此又嘗仕于此蓋自衛而刪詩定樂旣
沒而葬皆在此也教之在魯深矣某受朝命來守此土
意遺風逸禮必有在民願與諸生究觀而講明之蒞事
之始敢不致告非以爲禮庶用致虔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四首

嗟乎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橫流兩圩旣隳一

境受弊補復亡散實在今年死生存亡間不容髮而自
春及夏時澤未滋芄芃四郊稻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
之求神食斯民忍視其疾惟王威靈功德烜赫在民指
揮蛟龍震作雲雨一瞬之力豈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雲氣見變怪以司雨暘之權以佐民衣
食之用則是有職于民者故朝廷隆以爵號表以廟貌
有司歲時奉祀不絕自四月至今以旱禱于王者于是
三矣今事已益急雖竇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
聽之油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于

王之神警欻之力有職于民宜不愛惜也

宣之爲州被山帶江民耕于高無灌溉之利而仰澤于天故閱月不雨則以旱告今茲季夏之初時雨大至諸山之田旣植且茂比日乏雨積水且竭亦嘗雨矣然方作而止又不徧也是以民心惶惶憂在歲事吏無以爲術但知有謁于神而已夫困廩之有將入手而取之稊稗之食將下咽而奪之矣抑又神之所不忍也南方之民以稻爲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知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槁乾待水種稻而雨不降澗溪之流亦

復淺涸民情惶惶如失火之待水寒疾之待汗也失今不種則一歲且無食其饑餓死亡流轉于溝壑可立而待則其憂懼危迫之情蓋可知矣乃茲月甲申嘗率僚屬有禱于神神如答之翌日而雨然施澤未渥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繼有請雖十百其未止也神雖欲罪其瀆而降之罰亦未如之何矣今事已甚迫敢盡布之惟立興風雨一雨三尺其于農事乃克有濟某亦有不腆之牲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請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怒况神之靈沃野茫茫歲將有秋誰爲之孽雨淫不收失望垂成吁嗟憫憂不敢避瀆冒昧有求神或哀之疾尚可瘳

靈濟王求雨文三首

惟王昔以功德受國爵命袞服南面抗儀王者可謂盛矣數州之民奔走奉祀以時不懈積有年矣受國爵命則如有位于朝食民奉祀則如受祿于國然則其可不察民之利病與之同憂樂哉今民之大憂王亦知之矣

乃自春末至今時雨不降仲夏而稻不得種一方之民拱手而待饑饉其可哀也而王之威靈光烈烜赫甚著其于蛟龍以致雲雨且無所難夫爲所不難以解民之大憂以是致禱當在所答今旱已甚非沛然大雨則于農事猶無所補也若夫苟施微澤姑以塞其意而曰吾嘗雨矣則非某之所敢知也

水旱有數尚憂堯湯聖無如何矧此一方人治其陽數之所拘神造數者可得卷舒戊戌有請逮今未至神之威靈胡難其易旱野童童塵生溝澮神其鑒之賜以滂

沛

自夏徂秋謁雨于王者數矣豈惟厭之而不答將怒其瀆而降之罰也某則謂之不然求者以不隱爲情施者以不倦爲仁譬之君親求則謁之何瀆之嫌爲之君親者視其所求可則與之何倦于數用是輒有請于王而不疑惟王威德烜赫臨此一方吏民奉事歲時不懈則其有請尤在所答也

靈濟王祈晴文

徹救旱之奠曾未逾旬陳止雨之辭則已在廟不修人

事惟神之求罔忌威靈其瀆已甚罪不能脫誠或可通今茲多稼旣成敗于將穫積水且溢決則不支始幸倉廩之將盈俄憂父子之不保盛德未竟大恩宜終夫呼而爲風雲吸而爲開霽于神無費庶禱必從

景德寺祈晴文

伏以雨旣時若歲將大熟而陰霖不止水潦將增大懼堤防之圯隳偃漚之墊溺欲除民病惟賴佛乘伏望消伏陰魔開通慧日拔幽沉爲明達變苦惱爲歡謠衆生之疾旣除能仁之願亦滿

祭天齊仁聖帝並城隍雨文

比以旱故禱于一二神幸時雨之沛施免斯民于饑饉而誠溥未格報至不時豈媚于神者有未至耶抑在茲境者或不舉也今旱既甚矣民亦殆哉莫知所爲惟有致禱謹遣僚屬徧詣祠宮於赫有神時賜甘沛惟民與吏皆獲卽安牲酒馨香將以爲報

廣惠王謝雨文二首

禱旱壬寅雨旣隨至匪亟匪徐澤此厚地旱野千里稻如雲浮農人笑歌以樂易憂哀此困窮神德之厚躬羞

非薄吏則何有我聞仁者施不責償鑒其誠悃臨此一觴

一歲薦禱我顏則羞神乃哀之輒與所求問我農夫我田旣臧無有高卑均爲豐穰父子相保鰥寡有依守臣何功神則與之牲酒瘠酸報微施豐惟誠與潔庶以薦衷

靈濟王謝雨文二首

聞者有禱實以亢陽神答其誠翌日沛滂風駕雲旗飛澤淋浪應龍翔嬉妖魃奔忙靄靄中原萬畦齊秧父老

相慶豐年有祥牲酒微薄愧升廟堂抑神之仁豈責報
償

頃以旱故遣吏致祈其慢宜罰神顧聽之獵獵風雲來
自東南協氣橫流妖魃奔潛溝澮畢通高卑具沾沾此
一方老稚舞歌守臣冒功幸此時和牲酒不腆匪以報
德光揚威靈傳示無極

祭魯恭王文

惟王託體聖父奄宅龜蒙龍旂旄鉞天子之容文物焜
煌照臨東國十有八年榮寵之極臨終上書以禮自克

千載讀書猶懷感惻茲惟舊封爰有廟食荒榛喬木薦
享寂寂時有農父來祈黍稷坎坎擊鼓剖豚布席雨暘
疾癘求無不獲愛人之心千古不息某具舟楫將寄穎
尾漂泊五年未知攸止吾道非耶乃底于是悠悠天道
惑之久矣再拜祠下神鑒其志行旅之薦不及酒馘

祭聖帝文

貶逐積年窮無所愬而聖上哀其不辜復畀之民社而
來守此邦也則亦惟是旱乾水溢之不時將有請于帝
帝之仁民宜無或難莅事之始敢以告姑以致虔禮則

已畧惟帝鑒之

祭文

祭成都李龍圖文

嗚呼公擇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能爲人所不能爲在熙寧初政有大議柄臣持之一壓以勢公奮力爭與相抵刺厥聲凜然卒擯于外流落十年天子思之歸卿太常君子之喜於穆聖后緝熙于學公侍講讀以開以覺正位地官幹邦盈虛持國風憲匪激匪紓嗚呼公擇孝友烝烝祿富族親妻孥無羸死不能喪圖書在籛施于

朋友孔燕豈弟曠無累心清有遺味公去朝廷大旆高牙洮云來歸哭引喪車旦夜死生不足歎嗟善人存亡實繫邦家叙哀一觴其飲之耶

代范樞密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昇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抵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元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鏗鏗厥

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
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巖巖翼翼言
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
頤頤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者懷歸于父子兄天施不
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
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
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
慄寒養其飢孱無瘠于饑無禾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
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

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
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
爲之純仁不才辱公知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
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邱山不移
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修
竹夏寒清酌翛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
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邁疾庶幾有瘳
卒相王室國祠旣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

哭于室公旣大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
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旣修公志旣畢旣壽令
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
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詞

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代太
史所錄俚閭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
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于
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

滿堂賢蒙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絏羈擯守列郡吏
民畏思治盜寃句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
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旣疾
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
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旣有遭而蠱其強誰
與子仇敗子百方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
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談笑樽席燕喜其當鑒
耶臨此酒裁

祭夏侍禁文

惟靈胄出豪貴服膺禮義恪守官次志于詩書云何不
淑奄至大故命有脩短夫復何言日吉時良安以卽路
奠觴爲決已矣嗚呼尚饗

祭蘇端明郡君文

嗚呼人生萬殊之死同科其間疾徐相去唯阿作嬪大
賢克宜厥家婦也有茲萬一則多顯允夫人簡儉純明
相其君子險夷屢更穆穆愉愉何易何艱能俾君子卽
居而安象服委蛇亦旣輝光云何不淑乃折于強蘇公
執喪盡禮致哀曰予德思匪媾之懷某等受學師門義

等族戚矢詞殯前侑此酒食

祭李深之文

嗚呼昔我先人剛介峭峙行于天下得友無幾遇公兄
弟則無間言惟屯田君則實同年公時常少多病癯然
江淮之間相與周旋未之兄弟應舉姑蘇朝夕誦習託
公學廬公晚得官拜公宛邱後二十年遇公瓜洲相從
武昌亦旣謝仕杖履逍遙旁有令子何圖末疾百治不
完歿不得歸卽立于焚幽宮之刻委于不肖文不稱事
矧能有耀身在罪籍動有繫維無窮之別不獲往辭寓

誠薄莫尚酌一卮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淮海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聲脫畧等輩論
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評聿來秘書亦旣飛鳴脫身
亟去事變隨生嗚呼官不過正字年不登下臺間關憂
患橫得罵詬竄身瘴海卒仆荒陋君孤奉喪歸葬廣陵
拜我于黃尙有典刑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具此菲薄聊
致我誠隻雞斗酒懷想平昔嗟我少游尚肯來食

祭晁无咎文

惟我與公交遊之義外雖朋遊情實兄弟公生癸巳我
長一歲平生宦學何一非是念初相遇盱眙逆旅一見
如舊綢繆笑語契濶積年俱職太學並試玉堂同升館
閣讀書飲酒兩各壯年意氣豪盛自以無前公之文章
瑰琦卓犖割裂錦繡揮磨矛槩石渠天祿典籍之委過
目輒誦不復再視我守丹陽公鎮于齊行世之艱坎凜
自茲建中之初同官于都相對歎息蒼鬢斑鬚我出汝
陰公守于蒲我負重譴責居江湖知公金山藝圃葺廬
最後聞公乘太守車往刺于淮慶未及書嗚呼哀哉九

月庚寅聞訃于陳驚呼號天煩寃靡伸年且六十非天
 之恨所甚痛者殲此善人公素强健無戾于身何恙之
 速一仆不振嗚呼哀哉平生膠漆永隔亡存弔不撫棺
 窆不哭墳事也多違不敢愛勤聊陳菲薄侑此一樽尚
 想平生見我歡忻至悲薰心言不能文

臣秦恩復恭誌

柯山集卷四十九

宋

張

耒

撰

墓誌銘

龐安常墓誌銘

吾嘗謂醫之在天下其資民生之用蓋與穀帛等竊怪
 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來至今以醫名世者
 多矣其為論說方術大備矣又嘗怪夫世之醫者皆忽
 而不學大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眾已指為
 良醫矣使孝子慈孫不能無恨于疾苦之際者以此也

可不悲哉予少多病世之醫往往與之遊率按前人成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能原其所以說者也蓋醫之爲道推本天地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土山川而人身外則骨節脉絡腧穴內則臟腑焦鬲井谷其出入會通之變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不惑之知不足以盡之而世醫不以術易衣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之者寡而古學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微妙之君子憫茲學之不振悼生人之疾癘獨治其道修其術而莫或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予得罪謫官齊安而得蘄水龐君焉

其于醫殆所謂聰明微妙者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其在孕時頗有異乃見時讀書雋穎絕人一經目輒終身不忘鄉黨奇之其父諱之慶號高醫年老且病君問醫于父父授以脈訣君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君時未冠也已而病聾君曰天使我隱于醫歟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時爲人治病有奇功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廉于是有輿疾自千里踵

門求治者君爲闢第舍居之親視體粥藥物旣愈而後遣之如是常數十百人不絕也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亦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戊寅之春予見君于蘄水山中深衣幅巾延客坐堂上視其貌偉然聽其議博而不繁妙而易曉告予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也扁鵲寓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

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于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繩之義則脉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魚際而爲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外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脈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于寸動于尺今自關以上溢于魚際而關以後伏行是爲陰壯乘陽而陽竭陽

竭則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四倍于人迎爲關陰之脈者也關以後脈當取一寸而沈過者謂尺中倍于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爲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脈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脈曰內關者自關以下內脈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于尺動于寸今自關以下覆入赤澤而關以前脈伏行則爲陽亢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爲格陽之脈者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爲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天地之

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針當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脈靜者取三陽平足脈數者取于手瀉陽二當補于陰一至寸而反之脈有九候皆寓浮中沉于寸關尺也且越人不取十二經諸穴直以二經配合于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濕水熱火溫病起

于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害其本年于金木水火
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爲風溫陽數陰實爲溫毒陽濡
陰急爲濕溫陰陽俱盛爲溫瘧其治之也風溫取足厥
陰木手少陰火溫毒專收少陽火傷寒取足太陰金手
少陰火溫濕取足少陰水鄉人皆謂我能與傷寒語我
察傷寒與四溫之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
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溢分四溫于傷寒
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
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君爲予言者尚多

獨著其大者又曰予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解數
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位官其寒熱班
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
備傷寒之變補仲景傷寒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
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一卷吁其備矣
予問以華佗之事君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
妄乎某嘗病風掉數年餘苦未盡瘳君切脈曰臟病傳
所勝君之疾肝傳于脾脾氣欲轉運而肝制之也去木
邪行土氣而後愈因授予以方少焉疾有間又曰一方

不可瘳當增損之以應疾時時致方與藥之難得者察
君子予盡心焉見君之歲是冬而有痼疾作明年春而
劇門人請自視脈君笑曰予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
也予胃氣已絕死矣因盡屏藥餌忽焉韻語數句授其
壻魏淵蓋超然達者語也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年五
十八時二月初六也君性喜讀書聞人有異書購之若
飢渴書工日夜傳錄君寒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
萬餘卷然皆以考醫方之事晚好佛學蓋有得焉以是
年閏九月二十七日葬于蘄水龍門鄉圖佛村君曾祖

諱慥祖諱震及父皆不仕娶陳氏生二男子曰璿曰琪
皆篤孝修飾二孫曰仲容叔達三女已嫁魏淵郭迪陳
翔其壻也各舉進士君臨終以書遺予若託以銘其墓
者嗟夫予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時何足以爲君重然
君嘗有德于予且其孫必以見囑不得辭也旣銘其藏
又著所嘗治而愈人所傳道者更刻于碑陰且以爲法
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醫惟周與孔世之良師遭癘于身扁
鵲善治惟民與身同一矩規猗歟龐君有見于茲獨顯

以方用不大施孰疾于衷孰毒于肢有來求予徑取無遺飲酒著書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洟卽化而安不爽厥知有考其書銘以昭之

歐陽伯和墓誌銘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爲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于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能從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旣長益學

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爲抄掠應目前必刮刮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列攷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公子瞻哭之以爲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爲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筓場遷光祿寺丞賜

五品服勾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爲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月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爲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爲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卽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否同異折中爲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卽薦君刊修君爲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詳定詔

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儀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攷古注又自因事立制先爲定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長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爲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去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

年號錄其未成者尚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
充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日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
七人其四人皆蚤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京次
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一人延世曾祖諱某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
封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
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充
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

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
求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爲利非不售之畏而
不知之愧豈與世爲懟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惟文忠
之子

商屯田墓誌銘

公諱瑤字某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
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
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

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狡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父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胡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辯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鬪怒

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某曰子史官也

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某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
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
申乃枵窾實靡計孰昧孰昭有淄商公甚畜不施時棄
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
奚

劉承制墓誌銘

君劉氏諱充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班殿直四
遷爲內殿崇班騎都尉致仕今上卽位以恩遷內殿承

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太康
二縣酒稅用舉者監真州船塲待制李肅之守慶州辟
公隨行又勾當安肅軍權塲用舉爲霸州船魚巡檢徐
州兵馬都監其在霸州卒有謀叛者發有日一州無知
者君獨以察得密白守驗實斬之微君幾擾間罷官居
京師官府有煩使時時猶奏遣君至輒辦用此能自達
于名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薦之者其爲人勤敏當官不
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賢者也曾祖某某官贈某
官祖某某官贈某官考某某官贈某官夫人鄧州觀察

使從贄女二子俟左班殿直傑舉進士葬開封府某縣某鄉之原寶某年月日銘曰
仕則有稱旣憊而休不瑕孔修以息茲邱

吳大夫墓誌銘

公吳氏諱某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諱遵路之子也太尉爲時名臣公少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年四十六以虞部員外郎知郴州罷官歸京師卽上書請致仕方是時上自執政大臣下至搢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蓋始聞而驚已而皆歎服以爲不可

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公旣謝任歸斬春有薄田僅給伏臘公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付子弟一不問賓客有至者不問賢愚貴賤與之飲酒必盡醉公或醉臥花間客去亦不問也客有臧否人物公不酬一語促左右行酒客不得卒語人皆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凡見公者皆欣然忘其鄙吝焉嘗有貴客過公而飲公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其放誕乃如是平生視財物如糞土未嘗與人較多寡太尉薨時其妹婿輒以家錢數百千貸人其人不能償公哀之曰是人

有母聞之將重其憂乃召其人論之焚其券嘗有客爲公治田事二十年謝去見公欲計之公取前後文書示之乃未嘗發封盜夜入其家公覺之不問且取其被公顧謂盜曰室中惟所欲大寒幸舍吾被凡見公外者徒知其真率曠達至究觀古今治亂成敗人物之賢愚臧否其中了然甚察也其積官自太廟齋郎至朝奉大夫勲至護軍賜至三品服歷官自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廳公事監真州權貨物通判池州黃州乃知郴州其治官主于忠信仁厚故所在有稱哲宗朝有薦公

者詔落致仕赴闕而公堅臥不起卒年八十四崇寧三年四月十一日也初公感疾卽閉閣謝藥物至屬續不亂或言公少遇異人服其藥故壽而康寧亦其潛德美行不究其位故享其報如此公娶張氏繼李氏封德清縣君三男子曰禧蚤卒曰升曰奕皆舉進士四女徐暨張之儀徐閻胥彥博其壻也是歲七月某日葬公蘄春縣永福鄉新安里芙蓉山以李夫人祔焉曾祖諱文大理司直祖諱叙尚書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尚書右丞升匍匐乞銘于譙郡張某某熟公之名迹且愛慕之

無窮則銘之也實宜銘曰

吳公出延陵以國為氏而始居京師者自司直君老子
斬今其子孫遂家斬春嗚呼德仁夢幻斯世蘧廬其身
寓曰年于一醉兮不以萬物易吾之真人何足以知之
抱所有以滅泯殆古所謂得道逍遙御風騎氣之人歟

臣蔡共武恭校

柯山集卷五十

墓誌銘

李參軍墓誌銘

宋

張

耒

撰

公諱處道字深之吾先君子之友也自言系出唐太宗
皇帝五代時有諱澄者嘗為梁使閩遂居晉福之連江
故今為福唐人公性剛特耿介不羣少孤貧自力學問
記覽淹博工于文辭某少時猶及見其賦篇其文瞻麗
雄放屬比精切一時望士皆慕與之遊名聲絕輩行矣

五與于鄉中治平四年進士第初調陳州南頓尉更成
州同谷處州縉雲泉州德化令建州浦城丞南雄州始
興令最後爲興國軍錄事參軍以卒令同谷時公與轉
運使厚善知州孫京不法欲因公自託公不可京怒所
以摅公萬方卒無所得然猶以公坐免縉雲有女子徐
自號菩薩家有非詭言能治病趙清獻守杭亦信之嘗
求其水由此羣無賴爲倡議聲動數州所居成市公怒
捕徐杖之塞其井初清獻聞之大驚無幾何徐氏生子
遂皆服福建轉運使賈青繫福州衙前數輩劾其盜督

以賊必欲論死獄成不引伏公令德化以獄屬公公緩
其獄竟青去部卒出之始公知其寃欲直之旣而思曰
直之則青怒必以獄他付誰不畏青者則此數人無類
矣姑緩之而覲其去卒如公計焉浦城民有自稱徐偃
王之神頗動衆公捕械繫之民初不懼猶陳說鬼怪一
邑惑之公以寘于法始興嶺外小邑前令多以富歸公
罷無南中一物束書而還始興人至今道之其在興國
公已老且倦遊矣猶力治曹事無所苟數年反重囚得
免死者甚衆罷官而子援爲鄂州武昌尉迎養公于官

卒年七十五公性純孝信厚不逮事其親每忌日則涕泣感慕戚見于色撫兄弟之孤過己子平居雖與僕妾語必誠必信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時時與賓客飲酒賦詩其詩句甚工然多悲壯感慨聞者哀之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先娶林氏繼室龔氏先二年卒三男子據抗援據蚤卒抗援皆有文行援舉進士中第矣三女嫁趙僕何頴陳任五孫其二男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武昌樊山之原舉二夫人耐焉曾祖郁故贈虞部員外郎祖汾故贈工部員外郎父餘慶故贈屯田郎中始公與其

兄載之皆友某之先人相好也某嘗從公于姑蘇之學官故公之子姪往往獲交焉諸孤以銘屬我宜也銘曰堯理之後氏李子唐宗赫赫自成紀惟澄胄出貞觀帝使閩不歸連江泚猗歟深之文有斐內懷剛方志孔偉六遷州縣臨輒靡力抗豺虎傲瓜齒讞疑伸枉脫垂死械神鞭佛破訛詭彼民于我父母視我有甚富見無幾豈其愛之莫吾以樊山之藏非其里後望武昌自公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沔事太宗真宗爲執政號名臣祖睦尙

書司勳員外郎父乙尚書庫部員外郎庫部主簿于咸
平時夫人年十六丞相晏元憲聞其賢爲子虞部君娶
之夫人家中微起嬪相門能以禮自持接上下有則堂
無姑夫人宰家事內外無不允者元憲嘗曰吾無憂矣
夫人寬裕而好禮簡儉而樂施夫族有負市易錢百萬
者夫人爲出所有償之次子方提孩其伯父以爲己子
奏得官後伯父失官子未官夫人曰吾子可教取補牒
還之以虞部升朝封春安縣君又以長子恩改封崇德
縣太君而元憲薨時仁宗臨奠面賜冠帔生三子長某

朝散郎次藻先夫人卒季銓左班殿直監黃州酒稅樂
善好學敏于爲吏職從予遊甚善也方夫人疾革銓嘗
剖股肉以進三女長嫁某次嫁某孫男十一王氏舊爲
霸州文安人自司勳始居開封之咸平今爲咸平人以
某年某月葬潁昌陽翟舊學鄉合于虞部之墓銓求銘
于予銘曰

隱而聞于顯微而立于貴吾何爲哉終始吾義有子而
孝歸從其良儀爾山川德音不忘

福昌縣君杜氏墓誌銘

某先君之執友曰長沙李公諱竦與先君生同年其應舉得官遊宦四方禍福淹速多相似也某爲兒童時兩侍先君遇公于京師其出入遊處必相與偕其議論談笑率常自旦至夕繼之以夜其僕役至憊言不能支而兩公未嘗倦某時竊聽之則其是非好惡十嘗同八九已而別去則兩家之書問必以時至蓋李公之與人其傾倒言笑若無不可而于節義廉恥之際其疆禦甚嚴且固也先公前公且十年歿而公晚稍被任使屢使諸部卒以無所附離不大振顯也元符二年某得罪謫官

黃州兩公子之子廷老寓書狀以其母杜夫人之行來求銘其墓蓋後公之卒又十餘年矣嗚呼先君同時之人盡矣昔之兒曹皆已班白矣而某又得罪聖世幽憂無聊不得齒于平人其閱人之盛衰存亡未嘗不動心悲懷不能自己其尚忍聞其不幸而銘其墓哉雖然不可已也姑次序其狀夫人洪州人天章閣待制諱杞之女天章在仁宗時號有風力名臣夫人生貴家自幼嚴飭好禮不妄笑語天章公爲擇對久之迺以歸李公而姑朱夫人老且病又素剛人少能中其意而夫人在旁

輒歡公之弟妹未婚姻老夫人出所有爲成之無所愛也李公素貧不治生事夫人爲均節其有無以濟由此李公之仕宦得以直已行義而不累于私以李公登朝恩封某縣君既寡居乃歸心于佛奉其教讀其書若有得焉紹聖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終于道州司法參軍楚老之官舍年七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二男子長廷老衡州衡陽令次楚老四女嫁太博學士虞賈福建轉運判官檀宗臣大理正張近衡陽縣令關沅孫男女十有六以元符二年十月合葬夫人于荆門軍長林縣

白陽鄉李公之墓銘曰

惟婦之德順以莊旣莊而和順以方夫人蹈此有耿光而享不豐後其昌

李夫人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王君諱恣之夫人李氏真定人也司空贈尚書令韓國公諡文正諱昉之曾孫金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諱宗諒之孫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諱邁昭之子也夫人年十有八歸大理君性純孝敏靜諱事舅姑能先意集事飲食衣服非經其手不以薦而舅

姑亦曰非新婦所爲吾食不甘服不安也宗黨相教以爲法夫人之舅與其從弟同時拜天章閣待制從弟家治黃金帶爲燕服夫人顧舅家貧不可得悉其篋中物易金作帶藏之待制出守陝州盛服燕客夫人出帶使大理君獻之而家人初不知與其夫處如賓容骨肉有不至必面規切之退則更譽其善故聞者信而不怨大理君適判夔州卒于官一男始生夫人獨護其喪還京師道峽中舟敗舟人捨舟而逃夫人正色叱之命取柩挈兒以免然家無長男子道遠從者慢夫人輒能言之

官府鞭罰之以寡婦行艱危數千里無敗事而內外始知其才非獨辦夫人常職而已也既寡居杜門雖父母家至有時留之宿不可曰吾非間吾親顧年少子幼理可畏也子長躬教督之慈而不驕于以有立今丞相范公之配英國夫人大理君之妹也英國幼時得危疾久未平夫人晝夜調護有恩意英國歲時躬省勞之良厚以相府恩錫夫人命服元祐四年夫人年七十矣得疾不肯御藥物家人固勸之夫人曰吾無不足者又獲託死于英國求生何待也左右趣爲我沐浴更衣遂卒五

月二十四日也一男曰約宣德郎四女長嫁隰州錄事
 參軍劉損次嫁奉議郎權通判火山軍葛繁次蚤卒次
 嫁殿中丞鍾離景圭前卒是歲六月七日合葬夫人于
 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大理君之墓譙郡張某曰
 嘗讀太史公書見其為滑稽日者作傳而不著列女孔
 子叙詩首關雎著后妃之德夫女德王化之本也豈小
 補哉顧隱沒不稱而賢賤士末術于勸善未至也惟夫
 人之德之才其于死生之際蓋知之矣此士大夫之所
 難而可以無傳乎于其葬也而銘之曰

有夫其葉既葉既實既難既佚而以始卒諏良窆吉殯
 夫子穴是謂大畢

張夫人墓誌銘

中散楊公諱希元夫人張氏亳州譙縣人贈禮部尚書
 諱成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傳之孫贈太常博士諱彭之
 女也夫人秀美惠和治女工精工絕人內外宗族無與
 比蚤孤母燕夫人篤愛之曰有男子如吾女者乃以歸
 之媒妁日走門燕夫人輒揮之曰吾女非若輩偶時中
 散公與夫人之叔為寮來請婚燕夫人素聞中散公賢

又竊奇其狀貌爲有福祿者曰是足以當吾女矣遂歸中散公夫人既歸楊氏其宗族敬愛之如一夫人仁愛慈淑出天性柔聲怡色無絲毫忤人意其于姑忌生不知有也年尚少能挾世慮齋戒奉浮屠不治婦女玩好年三十六歲感疾少間召其家人婢妾環坐酌酒飲之勸撫之如他時皆喜曰吾夫人疾且起俄而正衣起坐家人驚問之已卒矣後二十七年當元祐三年而中散公卒諸孤迎夫人之柩于京師是歲九月丁卯合葬鄭州管城縣懷恩鄉神崧里先塋之次始以中散公登朝

恩封壽昌縣君追封清河郡君子四人彥真彥齡皆宣德郎彥臣慈州吉鄉縣令彥章絳州太平縣尉五女長嫁左班殿值李祐次嫁左藏副使曹譜次嫁朝奉郎程復次嫁大名府魏縣主簿王需次嫁河南登封縣尉李昂孫八人長達次邁皆太廟齋郎餘尚幼夫人于某爲從姑故諸孤屬之銘銘曰

擇所宜從初艱其歸既逢其良身先之萎匪謀不臧天實戾之於穆夫人令德婉婉物皆怛終獨裕其返惟昔弱子衣冠頎頎逾二十年以喪而歸鮮原靡靡從于君

子有審其承視此松梓

王仲儒墓誌銘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予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予以罪戾謫官齊安一日有客墨衰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于則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雯不幸既孤將葬而無詞以刻先君之墓收以是屬諸子某曰于嘗見朝奉君子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敢知而其粗與夫眾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篤躬好學而廉儉者歟敏于為吏愛民徇公直已不撓于權者歟然其人

厚于實而薄于名豐內而廉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予嘗辱聞焉則屬銘于我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叙之曰君曾祖諱恪西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陝府湖城縣尉又為澠池安邑二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郎監解州鹽池兼知縣覃恩遷通直郎賜五品服知孟州溫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遷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君遷朝奉郎知德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

六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以其月某日安奉君之喪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以夫人楊氏李氏祔焉銘曰君諱仲儒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其里以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畱君一歲實惟相絳從湖民志其在安邑沛水干野邑人走祠君鞭而罷後令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見之如親實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達使者議毀君舒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鹽民富悍家君教之學獎禮其髦孝秀聿興鄙悖滋消西民餽師收產輸泉君力弛之鰥寡用安令溫治盜曰姑安之勿浚其

姦吏逸民嬉盜悔而耕厥壤大滋邑豪坐獄重賄而逸君以奇購唾手則獲君之去溫其民涕畱耆老百下聲言于朝惟河內溫邑聯部異河內有請假君決事後守德州河溢而鶩羈民流殍所活萬數伍長悍驕其將管之長以衆逃斥將之疵君請長叛立寘于罪貸將不問境爲無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爲不聞云何不淑五十而僨君凡三娶皆有婦道粵初氏楊其父日慥繼李父周學士集賢今夫人陳姻黨稱焉劉時張闔又楊克中壻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雲在耳

進士登科甚飭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楸乘者下之君子之邱

吳天常墓誌銘

公諱天常字希全河南府洛陽人惟吳氏之先與周同姓至越入吳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爲氏公自祖考始占籍河南之洛陽公少貧不治生產以氣節自許力學問河南大府號多士而公自少已知名里中而舅建寧軍節度使王正倫深器之以正倫死事恩爲郊社齋郎調濮陽縣主簿又調舒州司法參軍郡大猾章氏數犯法

繫獄其勢能得于有司公論正其罪流之一郡畏伏遷泗州盱眙縣令守筭病人死公當覆驗而前驗官言死者不病公將直之守以利啗公欲得如前驗公謝守曰我受公恩固善如死者恨何卒直之守爲得罪知洪州奉新縣奉新號難治訟者或先以釘貫其足以脅有司公畫巨釘于市令之曰釘必如此則受訟乃稍變俗知彭州永昌縣轉運使范公純仁深知公是時方變差科爲免役錢公原究蜀役法利害講之至精後以書見王荆公荆公召公議于司農寺時欲舉江西役法行于蜀

公曰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利害異宜恐不可行
主者是公議久之公所陳浸忤遂罷歸審官調院簽書
鎮南軍節度判官丁母憂服除以便親調蘄州蘄口鎮
都大監轄俄丁父憂服除通判無爲軍公諷軍守興庠
序勉士以學部有礬池官專利民多冒禁公爲立法公
私便之而犯者鮮改通判鼎州以朝命按知誠州周世
隆帥司部使者皆欲致世隆于罪公言世隆習蠻事且
未嘗有罪論執甚堅卒免世隆人以爲難辰州有軍事
以公攝守公之官見屬縣吏部夫千餘挽木出關公曰

方春役民妨農耕悉罷之公至郡蠻酋繫獄者公諭以
朝廷德意盡遣之皆感泣而去公因言自誠州抵融州
道新通請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擇僧知情蠻者居之諸
蠻信佛平時可使入蠻與之習熟有警可用以間諜而
佛舍可因以儲糧其利邊甚大朝廷許之後爲諫官言
不當廢誠州爲軍公言頃蠻所以數叛者蓋雖輸款而
未嘗去巢穴一失撫循則亂稍內徙則定矣雖不致州
尚可安事廢州乎是時方議役法有訪公者公陳三事
謂州縣之役莫重于衙前今雖易雇爲差衙前數之多

寡與役之優重請守熙寧元豐之舊毋輒改又言鄉差于官類不知書計勢必雇人代者必要厚價請官爲立直又言縣所積免役錢請皆納州或輸旁郡戶部皆奏行之用薦者除知宿州時荆門新復軍擇守乃以公爲知軍宰相召公諭以擇才之意軍久廢百事圯毀公至爲興起弊敗必使完好可持久不爲苟且計人至今頌之俄知沅州其去荆門人爲立祠歲時父老率子弟拜之公旣習知蠻情其治沅務安靜嚴守備撫溪獠久之奏請出巡邊防軍行有告帳下謀變者公獨保其不然

罪告者卒如公言又檄諸縣寨使察游民與蠻交易爲嚮導者捕之俄復知辰州公去沅如去荆門而辰之吏民與蠻酋皆相賀曰我公復來矣蠻相約無犯邊郡爲無警辰民春夏多疫公飭醫工親視藥物人賴以全甚衆乃立學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風俗爲變朝廷旣知公有功南邊將用之矣以病求告卜居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萬卷有以自樂泰然也公喜讀書于書無所不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至其閒居好之尤篤有詩集三卷奏議三卷紹聖四年八月六日以疾卒預治終

事至屬續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一公會祖諱延慶祖諱澤皆不仕考諱英以公登朝恩授大理評事累贈朝議大夫三男子長忱太廟齋郎仲惇未官李悟假承務郎皆以進士知名三女長嫁萬載縣令黃公孺次嫁進士胡世南季嫁寧州錄事參軍譚康世公有濮陽縣主簿積官至朝奉大夫積勲至柱國公爲人厚重寬博達于爲吏官無大小所臨必有績當其有所建立必得所欲而後已或以利害怵之不顧也其仕宦多往來南邊故深知溪洞諸蠻所以治亂有所措置後不能易然攷

其大體本于安靜寬簡不爲苛擾而頗立隄防明條教期無亂而已不徼有功也君子避之公少嘗從丁寶臣學寶臣異其才薦于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旣仕則不苟取知于人而一時賢公卿咸知之獨吳正憲知之尤深而公自重不輕就人故雖知之不絕出力而公才見于世者如此而已也其孤將以元符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葬公子蘄春縣安平鄉黎企里啓先夫人之兆而台焉夫人程氏有賢行封文安縣君前公二年卒云銘曰其直非以爲許其和非以爲悅也獨盡力于爲吏無劇

易必達也其至民以爲賜其去民以爲奪也旣或知之矣乃揜而不發也進嗇而退果而後知公之節也安平之邱公藏惟列尚語後人洛陽之吳也

潘奉議墓誌銘

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家居篤于孝悌其爲吏清介刻苦而爲政本于惠下愛民至大吏勢力能寒熱人者必與之較義理一毫不爲屈其爲人務內而簡外信已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必皆誠心愧服焉嗚呼君子哉蓋紹聖丁丑歲某得罪謫官于

齊安自幸得從君遊旣至而君病矣無幾何而卒實元符元年十月某日也齊安之君子皆相弔已而又曰潘君之墓宜有銘矣咸以銘事屬某某旣素高君之義用不復辭走其家哭之求其世家歷官行事于其子大臨而次叙之曰潘氏在唐爲滎陽人當僖宗時有名季荀者仕爲太僕卿官于福州避亂因家焉季荀之弟曰季翽爲太子司議郎季翽後二世生吉甫事吳越人朝終國子博士累贈工部侍郎侍郎生衢爲屯田郎中屯田嘗官于黃遂居之屯田生處士革隱德不仕君諱鯁字

昌言處士長子也生而儁警絕人爲兒時賦詩已有奇語聞有周希孟者博學篤行之士也君從之學希孟以爲盡已之道君居鄉里以經教授聚徒常百餘人後進皆卽尊之登元豐己未進士第初調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監楚州都鹽倉遷吉州軍事推官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奉議郎致仕卒年六十三蘄水民有以花爲獻者君一嗅而還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是江州賦屬縣鬻建茶太守問君瑞昌歲可售若干公曰四斤耳守驚詰其說君曰縣小民貧

米鹽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僚四人人一斤可矣守悟以故諸縣皆得無多售而旁郡有賣千斤者後七年君以事過瑞昌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爲縣我訟得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偕來君之爲吏得民舉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錢無姦者悉免之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負者于獄將鞫其姦君曰赦欲寬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乃得免龍泉令捕得私酒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一日徒三十人君爲令安乎令乃頗減出之嗚呼其

歷官微而見于行事者寡矣然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可概見矣向使之得富貴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義達其道其不貪利苟得如還蘄水之花其忤上愛下如鬻瑞昌之茶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古之君子無以加分寸于此矣有集三十卷曰春秋斷義百十二卷講義者十五卷易要義者三卷致仕時家無一金骨肉衣食僅給而君蕭然病臥一榻口不及俗事時與其子清言而已娶何氏有賢行男二人長大臨次某皆力學有文一女嫁進士羅啓宗四孫其一男也曰憲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原銘曰

白璧芳蘭包以九襲長于外者千萬而一莫爲出之卒殞無施嗚呼昌言不幸類茲致美在裏不耀于肌豈人是謀謂天實知黃岡之原松柏其猗我相後人將獲其菑



臣倪思淳恭校



